

斯巴斯克

华舒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华 舒 著

斯巴斯克

俄罗斯纪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华 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巴斯克/华舒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

ISBN7-207-05650-8

I.斯… II.华… III.诗歌作品集IV.I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7056号

斯 巴 斯 克

华 舒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jrmcbs@yeah.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伊春日报出版发行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4.5印张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7-05650-8/I·548
定 价	1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次

前言 今夜无梦.....	1
1 第一天遇见的两个俄罗斯女人	4
2 普希金广场上的奇遇	7
3 观看芭蕾舞剧《唐·吉珂德》	10
4 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	13
5 冬宫广场上的寻觅.....	16
6 冬宫里面看历史.....	19
7 伊沙阿基耶夫斯基大教堂神圣的光辉.....	23
8 涅瓦河的黄昏.....	26
9 发生在白夜里的事.....	29
10 稀奇古怪的梦	32
11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5
12 巧遇加加林	39
13 伊兹迈尔地铁里的卓娅	43
14 漫步克里姆林宫	47
15 拜谒伊里奇·列宁.....	51
16 克里姆林宫墙下的另一些亡灵	55

17	红场上游行的人们	58
18	斯巴斯克钟塔与瓦西里大教堂	61
19	莫斯科河畔	65
20	思念我的父亲	69
21	广袤的俄罗斯	72
22	伏尔加格勒的遭遇	76
23	胜利是什么	79
24	阿尔巴特大街寻诗	83
25	我的俄罗斯的同行人	87
26	列宁山上	91
27	莫斯科的阳光呢	94
28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但相信钱	98
29	致女诗人拉伊莎·阿荷玛托娃	102
30	打个电话给叶利钦	106
	尾声 永远的俄罗斯	110

附录

圣彼得堡杂咏	113
莫斯科杂咏	122
伏尔加格勒杂咏	132

后记	138
----------	-----

前言 今夜无梦

我如何感知你呢

我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书卷里寻找到你 如何在
纷乱的落叶中分辨出你

我好像在一层磨砂玻璃外面 观看橱窗里面的你

我好像在遥远的地方眺望另一空间的你

你为什么如此模糊含混 如此支离破碎 如此莫名
其妙

把我抛在一个向往已久 却又十分陌生的海岸

虽然我就站在你的面前 实实在在地面对着你

往日背叛了我

遥远而漫长的道路背叛了我 或者

我迷失在极其熟悉的道路上 却不再知道面前和身
后的路途

在昨天的故事里 我到底是谁

今夜无梦

你令我吃惊 仿佛我心目中的妙龄女郎突然变成了
丑陋蹒跚的老妪

你还是我心中的你吗

那些波罗的海的水兵呢 那些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
呢 那些充满热情却不知为谁而战斗 最后不得
不在声势浩大的人流面前退却的炮兵学校的士官
生们呢

不要离我而去 不要把我遗弃在大路旁

不要欺骗我曾经年轻的心和我曾经火热的情感 不
要把我的青年时代一笔勾销

不要让我继续老眼昏花 不要让我继续在自己幼稚
的梦幻中微笑

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我苦苦追求的一切 我矢志不
渝的一切呢

伊里奇·列宁同志 请告诉我

斯摩尔尼在哪里 冬官的大门在哪里

今夜无梦

平静的芬兰湾沉默不语 它倒映不出昨天的蛛丝马迹
也回响不了那天夜里的枪声炮声和“乌拉”呐喊

历史的那一页虽然浓墨重彩 却在翻过去以后被厚厚的书卷压在了最底层 以至

它的呼唤被淹没了 如同一个呼救者沉入水底 只留下层层涟漪

改变一切的时间呀 你如何改变得了我在鲜红旗帜面前的坚定信念
你如何改变得了我铭刻在心底的那个遥远的目标 可是

曾经支撑我半个世纪的那一切到底在哪里 曾经令我如醉如狂的那一切到底在哪里

即使我在历史的书卷封皮扣问一千次 也不能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门

夜晚 漫长且困惑得如浩瀚历史的夜晚

今夜无梦

1 第一天遇见的两个俄罗斯女人

只打了个盹儿 无论时间还是我
从东方升起的新鲜太阳不客气地把我唤醒 异国他
乡的第一天开始了

波罗的海大酒店的确气度非凡 只是
那个徐娘半老 比我这胖子还要肥上一圈的楼层服
务员太冷若冰霜

(在她那里可以领略计划经济时代的面孔)
不能同她谈论革命 不能同她谈论斯大林 也不能
同她谈论休克疗法

她仿佛拥有无上的权力 她就是上帝
她只能恩赐 人们必须向她乞求
只因为我把钥匙忘在房间里 竟被她哇里哇啦地教

训了二十分钟
(幸好我不能全听懂她那快速且严厉的俄语)
我刚刚恢复起来的兴致就这样被这位傲慢无比 庞
然大物的玛达姆(娘们)熄灭了
在我谄媚地打过招呼以后
她用鄙夷的目光押送我进了电梯
我 被贬下去了

大酒店阔气的台阶吐纳着人流
我沿着台阶继续下降
一个中年妇女忐忑不安地迎了过来
我失去了工作 她说 失去工作就难以生存
她竭力说得很慢 说得清晰
她的穿着质朴而庄重 不失为一个大国的普通劳动
者
她没有刻意讨好我 没有夸张的表情
她并不卑微
她只在寻求理解 寻求同情 寻求善意的帮助
我不知道她曾经有过怎样的过去 不知道她有怎样
的家庭 不知道她所有的一切 但是
我信任她
我听懂了她的陈述 她渴求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不是一掷千金的富豪 我同她一样也是一个普通
劳动者 因此
我们同命相怜
我们是平等的 她不是乞求 我不是施舍
她的感谢肯定是真诚的 那感谢来自她的全家
那是俄罗斯人的感谢
这是我在俄罗斯遇到的第一个乞讨者 也是最打动
我的乞讨者
俄罗斯 俄罗斯 伟大的母亲曾经在漫长而深重的
苦难里承受了那么多的艰辛 如今
她已经奉献出所有的一切 几乎一无所有了
你能视而不见吗

我回头望一望波罗的海大酒店
大酒店高高在上 那个肥胖的女服务员也高高在上
像叶卡杰琳娜再世
而那位渐渐远去的女工终于消失在人群里 如一滴
水落入海洋

2 普希金广场上的奇遇

普希金在广场的高台上站立 高举手臂 呼唤着自由
的元素

无论身姿还是声音都是一种象征

穿越空间和时间 直达此时此地

沙皇和沙皇的后裔们 以及丹特士 还有那个浮华
的女人龚察洛娃 还有 还有

各色人等都在倾听 那姿态千奇百怪 当然

也有嚼口香糖 戴太阳镜的现代青年男女 他们来
自莫斯科 伏尔加格勒 或者更遥远的地方

还有同我一样兴致勃勃的游客

我身旁那个戴假发的矮胖子好像是个什么什么大臣
吃惊得口水都从空荡荡的嘴巴里流了出来

(俄罗斯怎么还有这么矮小的人 他的DNA被谁

调换了)

他红着鼻头 神色紧张结结巴巴地问我 这个肤色

黝黑的年轻人难道疯了

我学着俄罗斯人的样子耸耸肩膀 歪了歪头

春天了 小草都发情了 普希金能不激动吗

听众哄笑

不知是笑他 还是笑我

已经二百年了 普希金的腿站麻了 手臂举酸了

嗓子喊哑了 可是

自由和民主依然只闻楼梯响 不见佳人来

普希金没有奢望 他只想索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份

权力

那是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

那是一个人的尊严

那是生存的空气和阳光

他的声音像炸弹一样引起漫天烟尘 并且弥漫四方

直接飘落在苏维埃宪法那大红烫金字的封面上

普希金从丹特士的枪口下站了起来 直到今天 并

且永远

与生俱来 天赐的自由与民主呵 怎么被扼杀得如

此可怜

难怪波罗金诺那条小路总是覆盖着落叶
难怪他的小木屋总是闭门谢客
难怪他的奶娘总在翘首盼望
难怪 我那部俄文版的普希金三卷集总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发出沉重的叹息

那些皇亲贵戚们依然议论纷纷 而那些现代青年男
女们却无动于衷
有的神经紧张得能弹出剑锋的高音 有的却松弛得
弹不出任何声响
还是那个戴假发红鼻头的什么大臣 气愤地质问我
难道你能对此熟视无睹 容忍这个疯狂而傲慢的诗
人吗
难道你不能挺身而出 勇敢地捍卫神圣的权威吗
幸亏你还是个诗人
我还是无奈地耸耸肩膀
无论时间还是地域 我与普希金相距得实在太遥远
不然 同他站在一起的也许还有我
四周一片哗然 我听得清楚
一半是叫好 一半是漫骂 其中
可能有与我同行的人

3 观看芭蕾舞剧《唐·吉珂德》

普希金广场旁的大剧院等待我们去
看经典的芭蕾舞剧

翻译拿出节目单 却读不出那蹩脚的拼音
尴尬 十分尴尬 我的旅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我糊里糊涂地接过节目单 这不是《唐·吉珂德》吗
说实话

我是半猜半蒙的 但是
我依然洋洋得意

唐·吉珂德披坚执锐 横扫天下 在资本主义的
图里充当中世纪的英雄

那英雄气概 不亚于我的当年 因为
我也曾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 在某一年代

我的理想就是作一个最最革命的青年
我把热情奉献给革命 我把青春奉献给革命的事业
我最引为自豪的是把一部经典从头至尾通读了三遍
而且 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厚厚的十三本读书笔记
我曾在最艰苦的地方接受最艰苦的锻炼 心甘情愿
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当然
那些思想简单情感纯朴的贫下中农很喜欢我这认真
接受再教育的小学生
我认真真地向贫穷学习 一心一意地为落后服务
当我几乎一无所有 同最普通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的时候 才发现
这是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玩笑

愚昧 真诚的愚昧
越愚昧便越真诚 同理 越真诚可能就越愚昧
在愚昧中生存 也许不会感受到痛苦
永远有一个美好虚幻的目标在引诱着 令你死心塌
地地跟着它
步向自己的毁灭 所以
无论那个唐·吉珂德 还是当年的我
都在愚昧中真诚地走着莫名其妙的路 幸好
我们在一个早晨醒过来了 不然

中世纪的放血疗法也许就用在了我的身上

三次幕间休息后 终于谢幕了

嘿 单单为了这场舞剧 也值得不远万里来圣彼得堡一次

不是没看过芭蕾 而是没看过真正的芭蕾
在音乐中欣赏诗 在诗中欣赏舞蹈 在舞蹈中欣赏美景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

感谢这场芭蕾舞剧 让我真正地认识了唐·吉珂德
让我认识了唐·吉珂德一样的那个年轻的我

走出剧场 同行的人都不抬头 也许
有的人觉得那唐·吉珂德有点像自己 或者自己有点像唐·吉珂德 至少在某个时候
那是一个英雄 一个
在自己头脑中驰骋的不可一世的英雄